

□徐可顺

济南南部山区的梯子山,海拔近千米。梯子山是锦绣川的发源地,一路上又拾掇一些细流,流入玉符山与卧虎山间的卧虎山水库。水流文化生,1970年在水库边上北草沟,出土了两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。

锦阳川源于柳埠长城岭下面的窝铺峪,沿途又吸纳周围诸山之水,也汇流到卧虎山水库。巧合的是,1963年在此发现一处大汶口文化中期墓葬,出土了一些陶壶、穿孔石斧等器物。

锦云川的源头,在长城岭北侧高而乡核桃园,最终也流入卧虎山水库。

三川入库会师,经玉符山流出,形成玉符河。玉符河,古时玉水,是古济水的支流。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载:“济水又东北,右会玉水,水导源太山朗公谷……其水西北流,迳玉符山……又西北迳猎山东。又西北枕祝阿故城东,野井亭西。”猎山就是现今的腊山。祝阿故城,就是今天的古城村,村东尚存古祝阿城夯土城墙的残迹。

玉符河下游的田家庄——北辛文化遗址——作为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,出土了一件商代陶器,是济南地区发现最早的古文化遗址。

北辛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前身,而大汶口文化又是龙山文化的前身。从田家庄北辛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、蚌器等多种生产工具可以推断,北辛文化时期的农业,或已脱离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模式,成为较先进的锄耕农业,这就促成了人类定居生活的出现。如果把田家庄遗址出土的遗物按时间顺序排列,先是65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,再是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,再是3000多年前的商代文化,这一代,文化、文明发展脉络清晰可见。

北辛文化最早发现于滕县(今滕州市)北辛遗址,这也是命名的由来,距今约7300年至6200年,是山东地区继后李文化之后的又一史前文化。由于田家庄北辛文化遗址的出土,济南地区有据可考的文明史上推到了距今6500年前:上古时期,玉符河两岸的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逐水而居、生活与繁衍,他们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以渔猎为生,用简单的工具捕捞鱼虾,用自制的石斧、石铲和骨器,开辟出一片片农田。劳作之余,他们就坐河观天,谈笑说唱,一些天体知识、物候气象等在先民中逐渐形成共识……

折西北而行,至睦里庄,是玉符河的终点,小清河的起点。这儿是一大片低洼湿地,水系庞大广博。玉符河水、黄河渗水、雨天积水等,在这里融为一体,穿越睦里闸,一泻成为小清河。

现在又有新的考证,小清河上游的最早源头是槐荫区席家庄村的三个大湾:渔家湾、大庙湾、北沟崖湾。相传,渔家湾周边河湾每逢冬季皆冰封,而此湾却因住着两条大鲤鱼,成为了“不冻

【城市地理】

玉符河寻源



一条玉符河,淌过济南千年烟火,藏着半部齐鲁人文密码。那些散落在河畔的碎片,拼凑出令人动容的文明图景。

今日当我们站在睦里闸桥头,看两河交汇,水光接天,恍若时光在此折叠:春秋的月、汉唐的风、明清的雨,酿成了济南人碗中的泉水,在寻常巷陌里继续生长。玉符河的故事,是水土写就的家书,每个波纹里,都住着济南的血脉与体温。

湾”。咸丰元年(1851年),黄河决口,哀鸿遍野,民不聊生。咸丰帝于次年携众臣南下至省府(今历城)途经此地(官道海子),目睹百姓疾苦,百感交集,一时间泪流满面。当夜,渔家湾上空狂风大作,电闪雷鸣,一道黄光自东向西化作黄龙飞入黄河,一道青光自西向东化作青龙飞入小清河。这年冬天,渔家湾河面冰封,此后方圆百里风调雨顺,再未受灾。百姓深念咸丰体察民情,感动上苍,便将此湾称作“双龙湾”,这一美丽传说也为小清河注上神采一笔。

老一辈人说,光绪年间,睦里闸建于玉符河东岸,清明落闸,霜降提闸,掌控玉符河水顺利流入小清河,保障济南西部的水利灌溉和防洪安全。

站在睦里河桥体上,望着两河交汇的景象,感慨万千。一位年长的村民告诉我,在古代,睦里庄是一个重要的渡口,南北商旅往来频繁。百姓们以捕鱼、摆渡为生,生活虽不富裕,却也安宁祥和。玉符河沿岸还流传着玉符河龙王之说。玉符河龙王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,掌管着河水涨落。有一年,济南西部遭遇大旱,玉符河几乎干涸,百姓们面临着生存危机。龙王得知,违反天规,化作一位白发老者,来到田间地头,询问百姓们的困难。百姓见这位老者和蔼可亲,纷纷以实相告。老者听后,点点头,说:“我会想办法帮助你们的。”当天晚上,龙王在河底召集所有水族,命令他们降雨。龙王也亲自驾云降雨,一场及时雨降临济南西部,玉符河水重新欢腾起来,沿河庄稼也滋润了。然而,因龙王的行为触犯天庭,被贬入凡间,变成一块石头,留在玉符河畔。从此,龙王石成为玉符河畔的一道风景。可惜的是,不知是岁月侵袭,还是风霜凋零,龙王石如今不再现身。

梳理这些文字的时候得知,济南地区在几亿年前曾经是一片大海,也曾经有过干燥气候的历史,因为这儿先后发现过远古时期海洋动物化石——菊石,出土过鸵鸟蛋化石,而鸵鸟一般生活在干旱地带。

“沧海桑田”,弹指挥间。就在这片土地上,海水落众山出,沟壑成川,多川成河,先民逐河,生活繁衍,北辛文化诞生;西周分封建国,河对岸祝阿集聚成城,春秋时期,齐晋鞍之战在峨眉山一线空旷地带打响……“北辛、商周、古城、野井”,足见这一带的生活生产、政务外交等文明多么久远。至于龙山文化,则在北辛文化之后2500年左右,“先有平陵城,后有济南府”之说(平陵城是汉代济南郡、济南国的治所。济南府设立是在西晋永嘉年间,当时济南郡治由平陵城迁至历城)又是在龙山文化之后……

“东有张马屯,西有田家庄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说,玉符河,就是济南这一地区先民们的母亲河,远古的济南西部最先该是从这儿走起。

【齐风鲁韵】

此夜星辉,竟成绝响

——杜甫第二次齐鲁行

□张有义

公元744年的春天,大唐诗坛发生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相遇。李白,彼时已四十三岁,此前被唐玄宗赐金放还,得到一笔丰厚的遣散费,却也因此对仕途心灰意冷。他毅然离开长安,一路向东,来到洛阳散心解闷。此时,三十多岁的杜甫同样身处洛阳,科举考试再度落第的他,眼神中满是迷茫。他或许正为下一次考试精心筹备,又或许在四处投诗拜谒贵人,心情极为低落。

就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刻,这两位日后名震诗坛的巨擘在洛阳相逢。诚如闻一多先生妙评,大唐诗歌的双子星座相遇,恰似太阳与月亮的交会,注定会在历史的天空中碰撞出璀璨的光芒。彼时,两人在地位、名气与年龄上差距悬殊。李白已然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,声名远扬;杜甫不过是一个寂寂无名、四处求职的普通士子。然而,这般差距并未阻碍他们相谈甚欢,惺惺相惜。他们结伴同行,一同前往王屋山寻访华盖君,可惜抵达时,华盖君早已仙逝。为此,杜甫感慨万千,挥笔写下“昔谒华盖君,深求洞官脚。玉棺已上天,白日亦寂寞”,字里行间满是怅惘。

此后,二人一同来到宋州(今河南商丘),遇到了居住于此的高适。杜甫与高适乃是旧相识,几年前在山东汶上漫游时便已结识,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那时的高适,诗歌创作尚未崭露头角,事业上也毫无起色。三位年轻人在宋中一带尽情游玩,他们畅游梁园,攀登单父台,一路把酒言欢,纵声高歌,尽享青春的肆意与洒脱。

暮春时节,李白启程前往齐州(今济南),在华不注紫极宫接受授箬仪式。而杜甫因家中琐事,在洛阳稍作逗留,直至夏天才动身前往临邑,探望在那里担任主簿的弟弟。

杜甫途经齐州时,受邀参加了时任济南司马李之芳在大明湖历下亭举办的宴请。时年六十多岁的大名士李邕,与杜甫是故交,听闻消息后,也专程赶来济南赴宴。宴会上,杜甫心情愉悦,灵感泉涌,即兴赋诗《陪李北海宴历下亭》,其中“海右此亭古,济南名士多”,对仗工整且意境深远,一经写出便千古流传,成为描绘济南人文底蕴的经典名句。

参加完聚会后,杜甫继续北上临邑探望弟弟。秋天,杜甫返回山东兖州,与李白再度相聚。二人在城北寻访隐士,一同醉眠秋夜,度过了一段惬意美好的时光。然而,好景不长,深秋时分,杜甫欲西归长安,李白则准备前往江东,二人在石门依依惜别。

令人唏嘘的是,李白和杜甫此次分别后,再也未能相见。也是在这次相遇之后,众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几年间,李邕被李林甫诬陷,卷入谋反案,最终被杖杀;杜甫在长安开启了长达十年漂泊求取的生涯,饱尝生活的艰辛;李白前往江东漫游,后因避难隐居庐山,却不慎加入了永王李璘的造反队伍,命运急转直下;高适奔赴边疆,成为哥舒翰帐下的幕僚,凭借军功一路高升,最终坐上了节度使的位子。

杜甫的这次齐鲁之行,充满了诗意与温情,如此美好,让他终生难忘。晚年的杜甫,与家人困居在夔州,回忆起年少时这段美好的时光,仍忍不住激情澎湃,放声高歌“放荡齐赵间,裘马颇清狂”,往昔的欢乐与豪情跃然纸上,也让后人得以透过诗句,领略到那段岁月的独特魅力。

编辑:向平 美编:陈明丽

认识一棵树的价值

呵护生命的绿色

- 一棵树一天蒸发100千克水分,涵养土地
- 一亩林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
- 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
- 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农田免受风灾